

■方水土

美在剪纸艺术中

刘克邦

红,鲜艳,火热,庄重。是吉祥,是喜庆,更是美满。在我的家乡湘乡,逢年过节,寿诞婚庆,喜添贵子,起屋上梁,无论是主家安排张罗,还是客人道喜送礼,一定少不了红。

我们的剪纸艺术家和爱好者,痴心于红色的铺垫与渲染,用一双灵巧的手,一把小剪子,或者小刻刀,在一张大红纸上腾云驾雾,飞针走线,魔幻般地勾勒出一幅幅红色的精彩纷呈的画面,讲述起一个个红火的生动感人的故事。

湘乡市民间文艺家协会将《湘乡市首届剪纸艺术作品集》样稿发给我,我如获至宝,看了一遍又一遍……集子里,每一件作品,红的底色,红的剪影,红的框架,红的线条,红的画面,活灵活现,趣味横生。我看呆了,着迷了,欣喜,惊奇,赞叹,陶醉在这红嫣嫣、乐盈盈的剪纸艺术世界中。

曾记得,小时候,母亲教我剪五角星,将一张红纸,对折一下,再斜折两下,用剪刀咔嚓一声,一颗红五星就出来了。但是,由于折叠的角度有偏差,红五星的五个角不对称;下剪的倾斜度过,红五星的角尖过了头,既不方正,又不美观。反复折,反复剪,费时费纸,总不如意。

我想,剪一颗五角星都这么难,作品集中如此复杂多变、精彩纷呈图案的剪纸作品,非眼到、手到和心到,以及情感到、悟性到和技艺到,是万万成不了的。

唐代诗圣杜甫在《观衡行》里吟唱:“暖汤濯我足,翦纸招我魂。”宋代民族英雄文天祥在《第一百五十九》中咏叹:“剪纸招我魂,何时一樽酒。”古人先贤对剪纸的赞美与寄情尽在其中。剪纸,出自民间,历史悠久,深入人心,具有浓厚的人间烟火味,是货真价实的民间文化,是一门从泥土里生长出来的艺术。剪纸艺术,是民间的瑰宝,中华的国粹,联合国卷册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它在博大精深的民间艺术星空中,独树一帜,独领风骚,像一颗晶莹璀璨的星星,闪耀出格外耀眼绚丽的光芒。

传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我们义不容辞,责无旁贷。家乡的文化艺术机构和民间艺术家们,不忘初心,煞费苦心,发动和组织湘乡市首届剪纸艺术作品展,编排出如此高品质的剪纸作品集,令人感佩和礼赞。

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对于剪纸艺术,我是外行,只好在此说一下粗浅的“看热闹”的感受吧。

反复欣赏集子中的每件作品,一个“美”字,扑面而来。集子里的许多剪纸作品,都充分体现了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一主题。从入选作品中,看得出来,也体会得到,作者们心有朝阳,激情满怀,弘扬主旋律,传递正能量。在举国上下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之际,呼喊着新征程进军号角的节拍。

家乡这次首届剪纸艺术作品展,共收集剪纸作品240件,其中特邀作品20件,参评作品220件,评出94件作品为获奖作品。这些作品,题材丰富,涉及广泛,囊括了国家、时代、教育、医疗、劳动、民俗、生活、景色、人物、动物、花鸟各个方面,各个类别,可谓琳琅满目,百花齐放。

我还惊奇地发现,在作品创作中,有长期沉浸在剪纸艺术殿堂的老艺人,也有新近跨入剪纸创作门庭的痴迷者;有持守美学艺术教育园地的专业人士,也有工作在各行各业痴迷于剪纸的爱好者;有站在讲台从事教学育人的老师,也有手捧课本正在读书学习的学生;有造诣极深宝刀不老的老耄耋老人,也有刚脱乳牙初出茅庐的八岁孩童。尽管他们的年龄不同,工作行业不同,掌握剪纸技艺的水平不同,在剪纸艺术领域里取得成果不同,但都有一颗赤诚、火热的心,热爱生活,热爱剪纸艺术,在民间艺术的大花园里熠熠生辉。

期待家乡的民间艺术文化,步子迈得更稳更扎实,路子走得更宽更阳光灿烂。



林天戈

艺术论坛



游客在刚刚完成改造的长沙油脂厂参观。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田超 摄

唤醒城市记忆 探索城市再生

——长沙油脂厂的设计实践

王祎 于森 于银

城市在一代代人的奋斗中变得美好,城市的过往也在一代代人的记忆中变得醇厚。过去三十年的快速发展一度让我们陷入忧虑。我们担心高楼林立是否会导致文化贫瘠,我们感慨老旧建筑可能会走向价值凋零。

在长沙湘江之畔就有这样一片建筑——长沙油脂厂。它始建于1936年,最初是中国植物油料厂长沙办事处和油厂,新中国成立后改组为华中油脂公司,1971年定名长沙市油脂仓库,1981年成立长沙油脂公司,民间习惯称为长沙油脂厂。在老百姓提着油瓶凭油票打散装油的年代,

长沙的食用油就存储在这里。随着桶装油成为主流,曾经见证了一个时代的油脂厂渐渐退出历史舞台,留下了一片荒凉厂区 and 十几个不同年代的油罐。

一座城市的记忆是属于全体民众的。幸运的是,被纳入《长沙潜在历史建筑名录》的长沙油脂厂被留存了下来。当获悉长沙油脂厂面临改造时,我们期待已久的实践机会来了。兴奋之余我们思考,仅仅是在物质环境改善的维度,够吗?仅凭一个历史记忆的符号,能支撑园区的复兴吗?我们转向更广泛的社会价值范畴来思考。

为谁设计?答案当然是“市民”



长沙油脂厂项目施工场景。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田超 摄

无论是“记忆”还是“文化”,载体都是市民。因此开放、共享就成了设计的基本特征。

我们以工业景观风格的城市公园为基调,在拆除了部分缺乏保留价值的小建筑后,释放出内院空间以供人们活动。朝向湘江中路一侧,用草坡结合覆土建筑的形式,既将城市空间渗透进来又保留了内外区分的层次性,模糊了用地与城市之间的界限。而项目的主要入口朝向劳动西路设置,方便市民从灵官渡地铁站就近进入,将场地完全向公众开放。

兼顾“显性的保留”与“隐形的改造”

“显性的保留”是要让市民看到我们最大的诚意,让历史得到最充分的尊重。在城市核心区域的工业遗存十分难得,为了让老人们的回忆可以找到充足的实物依托,我们最大程度地保留了场地的原始肌理。一是保留了绝大多数油罐,二是原本街角的业务楼和东侧厂房两个主要建筑维持在原来的位置。业务楼通过减层降低了建筑高度,东侧厂房由于已经被鉴定为危楼,在拆除后进行了原址复建。

“隐形的改造”则是要让改造和新建的建筑当好配角。我们将原场地周边的围墙全部拆除,在西侧南侧替换成草坡。基于经营使用的需求,我们在草坡下设置覆土建筑,将分散的油罐连接了起来。草坡朝外倾斜与城市自然过渡,让建筑消隐的同时实现了园区与城市的相互空间渗透。

街角的业务楼从7层降至3层,降低了其对园区内的压迫感,更好地凸显出内部保留的油罐,它还满足了城市“一线四片”总体规划对打通江景视

线走廊的要求。我们将业务楼原本白色涂料的外墙皮铲除,露出红砖墙以本底示人,不仅让园区的色彩更加协调,还提升了园区的年代感和工业气息。我们不希望建筑刻意的仿古,所以复建后的厂房采用了现代形制,但保留下了一片原厂房的老砖墙,旧墙与新楼相互掩映,仿佛历史和今天在此优雅地对话。

通过油脂厂改造项目,我们体会到“唤醒城市记忆”不是简单地把“记忆”放在那,“实现城市再生”也不仅是大搞开发招商引资。而是应该面向市民,以开放共享为基本;以显性的保留打造标志性的记忆载体;以隐形的改造获得新旧协调的建筑;采用多重时空交互的理念反复切换、强化体验,营造出高活力、高价值的建筑空间;最终让一片荒凉的工业遗存重获新生,让老人们在这找到回忆,让年轻人来玩到新奇,真正唤醒城市记忆,实现城市再生。

(作者系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设计人员)

影视观察

用好冲突的 “普遍”与“特殊”

李青青

近期上映的两部现实主义题材电影《出走的决心》和《野孩子》,一部讲女性困境,一部讲事实孤儿。这类贴近社会现实的题材具有天然的关注度和话题度,同样选择主人公的微观视角,同样折射出潜在的社会问题,但却在戏剧冲突的处理上采取了不同的做法。《出走的决心》和现实事件相比,弱化了矛盾冲突,而《野孩子》在社会事件翻拍的呈现上,则制造了一些人际关系间的冲突。

正所謂“无冲突不戏剧”,黑格尔曾经说过,“戏剧的动作在本质上须是引起冲突的”。戏剧冲突在作品中主要有三种表现形式:人与人之间的冲突、人与自我的冲突、人与外部环境的冲突。在影视剧创作中,如何选择戏剧冲突的“普遍”和“特殊”?如何让故事主题和情节能够跨越文化、地域甚至时代被观众所理解并产生共鸣?主创们显然思考了这一问题。

《出走的决心》电影中并没有加入李红的原型苏敏遭受的家庭暴力情节,而是选择了更加具有普适性的方式来呈现主人公的人生历程,这种处理虽然牺牲了一些紧张感,但却让整个故事变得更加贴近现实,从而让人产生共鸣。

正如导演尹丽川所说,把家暴这类比较极端化的情节从男性角色身上拿掉,不制造过于强烈的戏剧冲突,是为了塑造一种更具有普遍性的人物。而全片人与人之间的冲突主要表现为价值观上的冲突,不仅体现在李红个人观念和生活的转变上,还表现在李红与母亲、女儿、同事之间的主体意识,也更多地反映出整个社会中以李红为代表的女性群体困境,无论是作为女儿、姐姐、妻子、母

亲,她们的自我需求永远排在末位。

与《出走的决心》不同,《野孩子》在处理社会问题上采取了较为克制的态度,反而加大了对人际关系间矛盾冲突的刻画力度。影片没有深入展现事实孤儿们犯罪的具体过程,规避掉了一些“不良社会影响”。一句“如果妈妈和哥哥只能选一个,你要选谁?”充当了全片高潮的导火索,最后轩轩选择了哥哥,一段深厚的兄弟情感在这场人为制造的戏剧冲突中凸显出来。这种处理方式让观众提供了温情体验,但在对现实问题的直面与批判上却少了力道。

作为现实生活中矛盾冲突的镜像反映,影视剧的创作过程必须遵循现实生活中矛盾冲突的发展规律,合乎内在逻辑。戏剧冲突的出现一是服务于主题,二是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戏剧冲突的“普遍”不仅仅表现在剧情表面的对立和对抗,更是承担了人物内心世界、价值观以及道德底线等深层次的、多维度的碰撞。而冲突主体、形式、意义的“特殊”使得叙事充满了张力,这些冲突叠加和深化,增加了故事的复杂性,也为观众提供了深刻的思考空间。

无论是《出走的决心》还是《野孩子》,它们都在不同层面上反映了当代中国社会中存在着的人与社会环境之间的矛盾。前者侧重于女性群体的隐性困境,后者则唤起集体记忆,两者都试图寻找一种既能触动大众又能引发思考的叙事模式。在处理戏剧冲突时,“普遍”与“特殊”并不是绝对对立,反而相辅相成。而如何选择、如何用好,则是影视创作者们真正需要思考的重点。



电影《野孩子》海报。

艺林掇英

家山风景无限好

文孝男

甲辰中秋,拜访在长沙茶林塘专事创作的画家许仁龙先生。在交流中得知,他的《走近曾国藩》系列书,画作品已进入最后创作阶段。近五年来他以曾文正公修身、齐家、治学为主题创作了系列书法作品;以荷叶塘的建筑遗存、涓水流域的风景、龙山山脉的风物、湖湘文化的主脉内容为题材创作了系列中国画,正准备集结成册。

这个系列创作的灵感来自于近年来他在湖湘文化策源地所学所悟。有源于与韩愈邂逅的人文思想,有源于与中国古典哲学邂逅的美学思考,还有源于与曾文正公邂逅的修身感悟,更有源于与齐白石邂逅的质朴表达方式。

进入他的画室,有一幅雪景图特别抢眼。走近落款处,才知道许先生画于辛丑岁末的一幅作品。246cm×45cm,是典型的传统文人画手卷图,整幅手卷呈现出的是湘江之岸雪舞飞扬,瑞雪涵丰的景象。翠绿的山正在迎接着白雪莹冰的覆盖,圣洁的雪正在回落青山绿水的怀抱,山峦在漫天的雪花中起伏,植被在深浅的雪绒下叠嶂,家犬在渐厚的雪地上请欢。水色、山色、岚色、天色被雪色浑然一色。细腻致臻,大气磅礴。看着看着不禁感叹:此景世间无限好,惟有画者存与众。

他告诉我,这幅雪景图的创作冲动

源于辛丑年的第一场雪。清晨,大雪如期而至,飘扬于湘江两岸。他站在画室尽情地观赏雪,透过层层山丘眺望湘江雪景时,眼中狂舞的雪片,渐渐地脑海里变成中国历代书画大家及他们的传世之作。他曾计划创作一个湖湘系列,如何表达湖湘山水之魂,如何突破自己既往创作之格,如何书写重彩画派之志,在他内心酝酿已久。眼前,这久违的雪,这熟悉的山,这亲切的水,这相惜的草木,这敬慕的南竹,撞击着他内心久酿的志趣,油然而生创作雪景图的冲动。不再写生、不用草图、不打小样,用心定稿、随心挥笔、尽心而作,半月有余完成。

许先生就《家山初雪图》和近年来的系列书、画作品创作谈了自己一些思考及心得。所谈的内容,对于我这位不事书画的来访者,有的能懂,有的难懂,但我知道一定是他的苦思之言,苦行之果,是一位中国书画艺术探索者求变求新的创作沉淀。归纳起来有十个方面:一是听从内心的召唤;二是以“全诚”之心投入;三是力戒流行过俗的东西;四是踏遍山水积累素材;五是师古求新要耐得住清贫孤苦;六是辩证运用“文质彬彬”;七是艺术素养与文化素养日臻一体;八是心存与古人争一席之志;九是技法服从道法自由运用;十是将点点之美绘成旷世之美。



《家山初雪图》纸本水墨 246x45cm